

評 李喬、王鼎鈞 蔡文甫自選集

林柏燕

黎明文化公司最近出版了一套「中國新文學叢刊」，共收數十位國內當代作家的「自選集」。從文學作品的保存與整理的觀點，自有不尋常的意義與價值。從讀者欣賞的角度，可從這些自選集裏，看到每個作家提出他最頂尖的代表性作品，經濟與時間雙方，有它實用的功效。尤其這套叢書附有每個作家的作品書目、作品年代、評論引得、生活照片、手跡、小傳、畫像等，對於有興趣深入了解作家的可謂應有盡有，如同自助餐；不過，從這套叢書裏也可看出，它正如一些「大系」或「選集」，屬於文壇點將的意味居多，因此不容易容納長篇小說。在此，個人先就李喬、王鼎鈞、蔡文甫三家的自選集，稍作評介。

「蔡文甫自選集」共收十九個短篇。其中從「磁石女神」一書選出五篇，從「解凍的時候」選出四篇，可見作者對此二書的重視。其他的零星選自於「女生宿舍」、「沒有觀眾的舞台」、「霧中雲霓」、「移愛記」、「舞會」、「玲玲的畫像」等書，唯一未被選的小說集是「飄走的瓣式球」。從以上的統計當中，我們輕易

的看出，它在維持全書一貫的風格。換句話說，蔡集裏十九篇，不管它的風格、題材、筆觸都是一致的。全書可歸納成幾個特色：

它的題材，絕對現代。這裏面沒有一篇故事屬於「昨天」。它的人物，全都是圍繞在我周圍的小市民。他們在生活中的掙扎以及感情的糾葛，卻沒有英雄，也沒有纏綿的愛情。蔡集裏的人物是失望的、空虛的一羣。它的主題，大致上說，通過了小說的趣味，點出人生的黯淡、枯燥、悲哀、荒謬。這些或因職業而起、或因婚姻、或因個性、或因命運、或因只是純粹的人間本身，但蔡文甫的小說，每每在故事到達頂尖的時候，又能表現出倫理和道德的力量，這是他的作品和一般現代作品不同之處，也惟有這樣，才能使作品產生內涵。

例如「磁石女神」、「貓王的悲哀」、「鴿子與田雞」、「憤怒的獨白」、「狗咬狗」、「生命和死亡」等篇，大致上可歸納於因職業帶來的悲哀、荒誕與空虛。「新裝」、「一枚銀幣」、「飢渴」、「船伏和猴子」寫出孤寂的心靈，或因失敗的婚姻，或因無望的愛情。一個老處女，一個船夫，一個棄婦，構成蔡文甫對孤寂心靈的關注。其中「飢渴」是極為特出的一篇，採用的是「變形記」的象徵筆法，一個昔日的同學已變成飛蟲，襯托着純樸的農村田野，令人感到無法溝通而又極其懷念的孤寂。蔡文甫對他的小說人物從未賦予任何「希望」，其「希望」常是渺茫的，甚至最後是荒誕的。例如老處女的「新裝」，連這最後的一襲「希望」，都被人剝奪了，那位船夫一生渡人，拚命賺錢，他的希望是什麼？只希望死後能有個很大很堂皇的「墳墓」。孤寂的心靈，帶來的常是迷幻而可憐的寄託。這是蔡集裏這類小說黯淡的背景。

在書前的作家「手跡」裏，蔡文甫寫的是孟子齊人章：「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一手毛筆字，真是行雲流水。但抄錄齊人章，而非自己的心語或底稿，莫非另有寓意？也許是毫無意識的隨手抄錄，立此「手跡」存照。但深入其作，隱約中似有文章。易言之，蔡集裏沒有武夫，也沒有農夫，却有許多現代的丈夫、獨夫、愚夫和癡夫，加上一妻一妾，於是糾葛多矣，於是妻妾不相泣於中庭者幾希。這些作品如「失敗的人」、「放鳥記」、「小飯店裏的故事」以及「多角的玩具」等，在這些故事裏，蔡文甫不帶任何嘲諷，只是娓娓

的訴說着他們的糾葛、遭遇與哀情。

其他如「圓舞曲」、「女生宿舍」寫出年輕的一代，年輕美麗，富於青春，却活得煩燥、無聊、徬徨終日。「棒子的教訓」寫兩個伙伴，相依為命又互相傷害，藉兩個小人物點出生命的粗劣。這篇有點像莫拉維亞的「羅馬魔王」，但不是談諧之作，讀來令人沉重。「沙灘上的竹屋」寫一對母女的掙扎，母親因夫死的生活重擔，已陷神經質的掙扎，極為感人。「愛的陷阱」寫出愛的自私，事實上，作者也藉男女主角的粗糙感情點出愛本身的虛假。

綜合起來，蔡文甫的小說大多圍繞着生命、愛情、婚姻等幾個主題。文筆細膩，却不慍不火，在黯淡哀怨的氣氛中，常陡出小說之趣。蔡文甫擅於細譜低下層小市民的哀愁，他沒有黃春明那種短兵相接的潑辣刁蠻，也沒有王禎和的突梯滑稽，而自成一格。如果不是蔡文甫的文學語言不露痕跡，其題材故事，本省色彩便極為濃厚。嚴格說，蔡文甫的社會意識不濃，因而能够不慍不火，主要的，他把人生裏的一些黯淡、虛渺、荒謬、悲哀看成與生共存的基本苦相。換句話說，一個人長得太矮或太醜，應該不是社會問題，正如死亡本是生命裏的事，而普羅文學常要革「死亡」的命。從這個觀點，蔡文甫之作，才真值得再三玩味。

「王鼎鈞」自選集共分三輯：散文、小說、評論。且皆有可觀，足見作者多方面的才華。

王鼎鈞的散文，非僅限於抒情、寓理，而絕大多數以敘事取勝。這點與子敏的散文有異曲同工之妙。易言之，王鼎鈞的散文多以故事為底子。在這些故事裏，充分流露出一個純潔的書生，對中國文物、風土、人情的那份執着與懷戀。王鼎鈞的散文很少引用別人的語錄、格言（所謂格言派散文）。一字一句都是個人情感、神思的流露。王集裏如「石頭記」、「鏡頭」、「那樹」、「舊曲」、「地圖」等篇，都是寓意深長之作。大致上，這些散文，具有詩人的情懷、哲人的冷眼以及小說家的筆法。從作品的創作意識看來，若蔡文甫是人生的輕歌者，王鼎鈞則為人生的說理者。

不過，也許由於王鼎鈞常以故事爲散文的底子，使他的散文與小說常被混淆雜糅；有許多散文，事實上以小說的素材，寫成散文，本來不失爲散文的上品，若以小說視之，便顯得朱紫莫辨了。例如「哭屋」，嚴格說，它不是一篇很純的小說。這篇「小說」，雖然有個屢試不第（考進士）的書生爲悲劇的故事。但作者真正要表達的只是對那個進士第古屋與書生悲劇的懷念和咏嘆。這篇很明顯地點出作者心底那種排不去的對家園文物的懷念。作爲散文，這是一篇極爲動人的散文，無懈可擊。然而，作爲一篇小說，儘管文中的「我」，可以並非作者的現身說法，儘管它也有小說的結構，但以僅僅「懷念」的悲劇意識，並沒有真正表達出什麼。在「哭屋」的最後，作者寫到：「科舉並沒有真正廢除，社會上有各種名稱的科舉，也就是說：種種的挑戰和考驗，等着我們拚命，它也值得我們去拚命，否則，人生將沒有意義，我們想在樑下吊死，却沒有這樣高大幽靜的房子。」我們無意要作者把「哭屋」的那位書生，寫成儒林外史裏的「范進」，因它純屬個人的「因事與感」，作爲散文，「因事與感」當無可厚非，作爲小說，這就不是最好的主題。在感情上，我們可以了解作者對書生的悲憫，在理智上，這段話也許值得斟酌，上吊並不必須高大幽靜的房子，人生的目的也不是在於拚命。姑且避開主題的「好壞」不說，作爲小說章法，這種點破式的主题，也無必要。個人在評子于的「山楂」裏，曾經提到，這種純粹建立於回憶或懷念的小說結構，以小說本身而言，常會犯大忌。因爲小說中的「我」，除了回憶之外，發展到最後一定沒有多少「動作」可供發揮。於是「哭屋」裏的「我」最後的「動作」是什麼？除了回憶、感嘆之外，就只有等着「下一段結論或評論」了。這等於作者說了一段故事，又再下一段「評註」，如能讓讀者自己去想，該有多好。

我們再看王集的另一篇小說「紅頭繩兒」，它選自作者的散文集「琉璃集」。當然，散文集也可以收容小說，但這篇小說「紅頭繩兒」還是散文。這篇「小說」，事實上只是對一口鐘及一個小女孩在轟炸時屍身不明的懷念，雖有小說的懸宕手法，骨子裏，作者所表達的仍然止於懷念。

王集裏的其他五篇小說是「勝利的代價」、「限時專送」、「交心」、「罪惡」、「蘋果之夜」。這五篇

，正如他的「小鎮逸聞」，充滿浪漫的、傳奇的情調。蔡文甫之作清一色寫的是今天，王鼎鈞則永遠緬懷「昨天」，這是很有趣的。「限時專送」寫一個垂死的老船長，對初戀的情人刻骨的懷念，全篇以書信體，寫出一連串船長臨死前掀起的一段人間愛情與利慾衝突的高潮。「交心」以一對母親對其子女各自的關懷，使兒女演變成一錯再錯的有趣結果，在愛情與孝心互作藉口之下，使原是人間兩件最美最善的東西，又殺成虛假的自欺，本篇有很好的故事構想。「罪手」寫一個母親對其浪蕩兒的懷念。作者把結局寫成只安慰了母親的心，人子的歉疚則留待讀者去體會。「勝利的代價」雖比王鼎鈞的許多「散文」要來得短，却是很好的小說，其結構筆觸，簡切有力。「蘋果之夜」雖以現實為背景，仍帶着傳奇的色彩。一個無知而貌美的少女，從僅剩的一線希望而陷入完全的絕望，本篇對於殘酷與險惡發揮了最大的小說效果。以上都是以傳奇的型式寫出，有極濃的趣味性，但一如「荒謬的英法海峽」、「吉布賽的誘惑」，有些地方常缺乏周圍的小說背景以及足以共鳴的說服力。

最後談到王集的「評論」：談電視、電影、武俠、廣播、新聞等。每篇都是經驗之談，尤其作者在廣播方面的貢獻，有口皆碑。在「文學修養與新聞寫作」裏，王鼎鈞提出：「新聞訓練是反文學修養的，文學修養是反新聞訓練的。」在拙作「新聞、冷血、文學」（中國語文）裏，個人也說到：作為一個新聞記者，並不需要文學上的想像力。因為記者太富文學修養，結果那一陣子流行了「李光輝的作文大賽。」其他，如「層次」、「引用文言」等篇，都是趣味雋永之作。

「李喬自選集」，共收十六個短論。以省籍作家而言，寫作最勤快，成果最多的，恐怕除了鍾肇政之外，就算李喬了。李集裏，雖以鄉土人物居多，其題材、語言、主題都顯得相當的鮮活俏皮。他從鄉間的「鹹菜婆」，寫到現代的「人球」；從著薯林寫到裝滿慾火的都市公寓。在文學語言方面，從「老貨子」和「騷摸」通到」，一直寫到「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這類文縷縷的句子。

在李喬的內心裏，大概有三種拂不去的寫作源泉：①鄉土的②佛理的③現代的。前者來自他生長的過程，後者來自他存在的自省。作為寫作源泉，這原無可厚非，尤其像「孟婆湯」「大罇」「修羅祭」更是佛理與現代意識雜揉的趣作。芥川的「地獄變」、曹雪芹的「紅樓夢」，從某個角度看，都帶有濃厚的佛家思想。齊克果的存在主義，最後皈依於神學的觀點，赫塞的「流浪者之歌」，在探討佛的悟道過程。這些足見宗教思想與文藝作品有其密切深厚的關係與影響，尤其中國文化兼容儒、道、釋三家，在文學上更顯得多彩多姿。

紅樓夢裏的柳湘蓮、賈寶玉最後都遁入空門；西遊記裏的唐玄奘，歷盡艱辛，最後得其正果。大概這些作品裏，以皈依佛門即為一種圓滿的結束。換句話說，把一切人間清苦諸相，交回佛的手掌，就算完結。而李喬的小說，却非如此單純——儘管他本人或許有這種人生觀點逐漸統一的單純；這是由於存在的自省，紛紜雜亂之下，回首一個人成長過程的必然趨向。說得淺近一些，也許就是文人的淡泊吧！——大致上說，李喬在這方面的作品，現代意識仍然高過一切，在塵囂騰騰，衆生芸芸之下，佛的德音在李喬的小說裏，不過是偶到客船的夜半鐘聲而已。

然而，個人以為：作為「批評人生」，宗教思想永遠有其龐大深厚的源泉與力量；作為「文學表現」，所有的宗教思想到最後都會走向那不可避免的「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的境地。於是，在它洋溢著感情，或熱情似火的作品裏，到最後必終歸寂滅。而很不幸的，這種從熱火到寂滅，一切色即是空的結論，本身並無何文學表達之天地。——釋迦、孔子、耶穌不曾寫過詩，也沒寫過小說，因為那是道之末矣。孔子總認為文學是「行」有餘力以後的事，在佛的眼光，恐怕連文字本身都是多餘的，即使不是多餘，也祇是「知其不可而為」的足令鬼哭神泣的孽障吧！可是，很不幸的，文學本身是一種談「表現」的藝術，而不是純粹談「真理」的哲學。換句話說，如果把紅樓夢當作闡述佛理之作，紅樓夢將無物可讀。

紅樓夢的偉大在於它藝術的表現以及生活的體驗。因此，作為一個作家，生長的環境、成長的過程都可以捨棄，不必太過執著（這也許就是孔子所說的小人懷居吧！）要永恒保持的却是存在的自省（此即君子之懷德

，德者得道也。）而這種自省却要來自「生活」。作為一個哲學家，這種自省可以純粹來自致良知與尊德性、理性，在一個作家而言，則必須加上「生活」，而且其生活在基本觀念裏應該是入世的，而非出世的，而且是「鳥獸不可以同居」的那種入世。李喬以佛作為個人自省的修身皈依，原無可厚非；作為藝術表現，除非有更高的藝術造詣，將使今後的作品益形乾澀、狹窄。當然，以目前的「孟婆湯」、「大罇」、「火」、「修羅祭」等篇，仍洋溢着作者熱火之情，但也就此節骨眼，顯出李喬一面與致勃勃地大談女人的乳房，一面高喊阿彌陀佛的失調。當然，這種失調也是不得已的：在西遊記裏，沒有盤絲洞的美妙風光，那能顯出如來峯的冷峻莊嚴？

李喬自云：年已不惑，看法逐漸統一，大概算得上逐漸成熟了。個人認為：不管三十不動心也好，四十不惑也好，與修身有關，却與寫作無關。很多詩人、小說家，二十幾歲即已名滿天下，全憑生活與熱情，而有些「老貨仔」，反而愈老愈寫不出東西，關鍵在於他已心如止水，不動不惑。（尤其是詩人，愈惑愈好，你看李白有幾分鐘是清醒的。）以人生的歸宿真象而言，固然「一條條大路通西天」，這點根本用不着去費神，重要的是以文學表現而言，問題在於如何「通到」。從這個觀點，李集裏有些地方實在還沒有「通到」，只在圓環的外圍打個圈而已。李喬以狗（如「修羅祭」）、老鼠（如「老何與老鼠」）大罇等獸以及更多的「騷嫖」等衆生，來想通到那種悟境，實際上所表現出來的仍是一種悲憫。這種不忍萬物為獨狗的悲憫，即便跳出佛門，仍可概括李喬一切的作品。李喬以佛的悲憫來看人生，也可說是人生的悲憫者。

故國神遊

一本最好的遊記·書評書目出版社印行·華振之著

第一集45元

第二集55元

直接函購八折